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七十六編

偵探小說

多那文包探案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二 冊

新 撰 普 通 尺 牘

定 價
五 角

附 詳 解 一 冊

是編分通作尺牘、勸、箴戒、饋送、延致、推薦、介紹、約游、謝賀、告貸、雜借、歸還、償款、索催、復謝、請求、懇託、應允、辭卻、問疾、致唁、慰藉、雜事等類凡四百餘函件擬事詳明聯詞愜當不拘拘一格而大致不外乎各界往來酬答之言在初學讀之得窺門徑易就範圍即能作札者閱此亦可觸類旁通誠新出尺牘中最合時宜之本

丁未年十一
中華民國二年

(多那文包探案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所
總 發 行 所

分 售 處

英 國 狄 克 多 那 文
商 務 印 書 館 編 譯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北 京 保 定 奉 天 龍 江 吉 林 天 津 濟 南
門 封 太 原 西 安 成 都 重 慶 安 慶 長 沙
商 務 印 書 館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桂 林 漢 口 南 昌 蕪 湖 杭 州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雲 南 香 港 貴 陽 南 京 閩 縣

★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定 價
七 元

世界新輿圖

洋 裝
一 冊

元 和 奚 若 編 纂

是圖採用中日英法德五國圖籍二十餘種精繪
詳校迴非直譯一家者可比譯名則據輿地學會
之本增譯新名約有三分之一現已編譯中西地
名表將來刊印更便檢查內容分天文地文人文
圖八幅六洲總圖各國分圖三十八幅城市圖百
餘幅附記鐵路航路運河海電及圖例分率取便
推算末附統記表臚列各國政體教育財政國防
交通商務等門備學者參考至紙張之堅韌印刷
之華美裝製之精良尤爲向所未有

多那文包探案

貓眼石

伯爵米得維者。雄於財。性癖嗜珍異物。有殊絕者。輒百計思購得之。擲多金不悛。所
度藏珠璣瑤玉。及陳翫物之巧作詭製。既駢比富積冠魁一世矣。而伯爵心猶騷然。
病。未足欲得一貓眼巨寶石。補所未具。而終以未能卽獲一稱意者。引爲大恨。
蓋此石產印度錫蘭島。其美者精滿瑩麗。舉無與比。第至艱罕。未易得。肆所沽多瑣
細。有瑕疵。間有完善。亦未能特出。米氏熾心是物。物色有年。於各國搜羅殆徧。迄不
得一慰渴願。最後錫蘭島發見一石。大若雞卵。異光煜煜。表裏洞明。晴若秋水。清澄
激艷。欲活全體。無纖毫缺憾。說者謂未施槩琢。已可值英金五萬鎊矣。
當此物一出。凡有力者。皆欲收之入掌。握中而卒爲伯爵所有。以其不靳巨值。衆莫
與之爭。蓋其專使赴錫蘭購取也。瀕行命之曰。必得此石。不問值越四閱月而此
石猶未。

石之名既顯。若雷震人人耳鼓矣。至是爭欲得先觀。以一擴眼界。伯爵之門。駢肩接踵而來者。不可以更僕數。坐先有著名之博物家。掀髯拭目。亟欲一摩娑。展視以顯襮。其賞鑒之精。時施布頓亦與此席焉。

施布頓者。某將軍之子。耽珍奇。有真鑒。著一書曰世界大寶石論。蓋歷年研求審定。屢易其稿。期無絲髮之差。搜輯之富。評騭之確。足爲專家圭臬。究心此學者。多奉以爲宗。爲伯爵赴錫蘭購此石。施實任之。

石至。置博古齋。時座客已滿。見伯爵取一鐵篋。出扁鐻。嚴固上鈐支希薄公司印。蓋原封也。伯爵手去封。啟鑰。蓋揭中尙有檀木小篋。一鈐鎖。亦如之。置諸案。衆客環視。莫不凝注。伯爵之手亟欲其發鍵。以呈露此希世之珍。

及寶石出。置白絨案。霧上斯時。必光華騰發。爍爍炫目。讚歎聲且雷動矣。不意衆客相顧。愕眙。噤不一語。蓋黯然一海濱常石耳。

伯爵驚顧。施布頓曰。咄咄。施布頓施此時。面若死灰。無幾。微人色大呼曰。天乎。寶石。

何在。必入盜手矣。伯爵立發一電致予曰。今一奇且鉅之案出。亟來助予。

予得電束裝首塗。至爵第。刺入。伯爵降階迎。容儀秀發。目作蔚藍色。睫細而修。握手畢。就坐。謂予曰。多那文先生。予今失一重值之寶石。不翼而飛。奇異莫測。非公莫能當此偵事。用敢速駕。遂具以本末諭予。並詢方略。予曰。誠一難題。曰。竊擬解此難題。願就商榷。予曰。願聞。曰。君試問施布頓。當必能以此案之要領告予。曰。請見之。

於是伯爵手掀呼鈴。命侍者往邀施布頓。侍者出。予謂伯爵曰。晤施時。伯爵請母在坐。伯爵容頗不懌。良久曰。可遂入。須臾施至。察其容貌。似非汚暴者。流特色慘淡。若寒雲之凝結。見予驚異。囁嚅而言曰。伯爵不在此乎。予曰。已旬其暫出。曰。信耶。敢問君爲誰氏。予曰。予職偵事。名多那文者。以應伯爵請。蹤跡失石。惟予有數節不能已於問者。幸君不悵實告。

於是詰施曰。曩緘此寶石時。扁鐸嚴否。曰。甚嚴。曰。此石入篋。君目擊未。曰。予實目擊。決無差謬。曰。時有他人開睹否。曰。有拉墨公司之執事人。古希卑古石二人。實共寓

曰。蓋此石卽購自若曹。又有可冷保銀行主人蒲令士亦在側。予曰。恐未止此。曰。有二土人是掌記室者。未詳其名。

予復問曰。君所言。實目擊此寶石入篋與封緘矣。曰。然。曰。入篋後。君果無須臾離耶。曰。然。未敢或離。曰。篋卽付君否。曰。卽時付予。予受而藏之。曰。藏何所。曰。藏皮箱內。箱極堅固者。適奔艇輪舶至。卽攜以登。曰。入箱至登舟。亦稍問時刻否。曰。無間。曰。舟中客夥否。曰。夥。曰。登舟後以何時發。曰。約四小時。曰。藏石之箱。置所居艙內否乎。曰。然。曰。後曾易置否。曰。未易。曰。至英後。箱曾受損否。曰。少有損。曰。得無疑慮。曰。否。然則此箱在未。曰。在。予擬一察之。曰。可。遂導予入臥室。指示此箱。形圓而製固。鎖二。予索鑰。施與二鑰。予曰。二鎖可以一鑰啟否。曰。二鎖機互異。予細察二鑰。與尋常所御者不同。予曰。此鑰外別有可啟者否。施大聲曰。未之聞。

予詰竟。往見伯爵。伯爵曰。端倪若何。予曰。能否給予全權書。蓋予卽欲有可冷保之行也。伯爵諾。以書付予。卽附奔艇。達可冷保。時失石之信。尙未傳。至予竊喜得以祕。

密從事。即往見古希卑。貌馴然謹厚。似非能同謀爲肘腋者。

予語之曰。若近來沽一貓眼寶石於伯爵米得維。有否。曰。有之。予曰。此石入篋緘封時。是否無誤。古驟聞此。雖未失色。目瞠然若甚訝者。亟不知所答。注視良久。曰。君言使予驚疑。似此事必有謬誤者。惟曩日予實見寶石置篋中。嚴扃固鈐。必無他慮。曰。若手鈐耶。抑有代者。曰。鈐時有予之二書記在。又主銀行之蒲令士。亦在座。此石實彼置篋中。君沾沾苦詰。豈此石猶未歸伯爵耶。予曰。噫。石已入盜手矣。

古希卑大驚曰。有此意外奇事。必以爲盜。則挈石返英者。當之無疑。然則非施布頓而誰耶。予曰。有何灼見。曰。施挈之。施盜之。至易耳。予曰。雖然。當日扃篋時。在坐者似不能不一致詰。曰。可。予既見古石。及二書記。若曹皆堅言目擊寶石入篋。與古希卑若出一口焉。

予復造蒲令士室。屋在郭外。甚崇闕。乍聞失石事。至爲駭愕。謂此石入篋。諦視無訛。且當日寓目諸人。似斷不至有盜行者。予參問既不得眉目。念失石誠在抵英後。則

賊之窺覘部署必非一日。且施布頓於購石事並未張揚。而外間藉藉皆知。伯爵得此珍石。尤事之可詫者。由是推之。此必多人聚謀設策。蘄遂所願。或輾轉授方略。伺施布頓之不備而取之。既從此設想。又反覆推敲。則施布頓之在可冷保也。必有密布耳目。潛施其技。陽爲旅客。能使人近鬼域而不疑者。予在可冷保留意密偵。得一瑣事。就其外觀。似與此案風馬無關。而自予銳利之心。目入之。則不啻已得要領矣。先是施布頓初至可冷保。甫閱二三期。有捉不遜者。偕其妻乘駛往加耳格答之輪船。捉不遜體積弱。受風濤之困。遂病。漸且不支。恐一旦彌留舟中。則必遭海葬之慘。因不赴加耳格答。暫寓於可冷保。以爲卽不幸身死。亦可安窆陸地也。其妻有殊色。善弄姿。殆罕其匹。夫若婦皆年少。速好甚篤。見者多豔羨。凡歐人之旅。可冷保者多護視之。

初捉之登陸也。奄奄一息。人咸以其疾革。旦夕間且謝世矣。孰知錫蘭氣候清潔。適宜養病。居無何。捉病竟愈。有出人意料外者。捉於是變易初意。不往加耳格答。聲言

欲旋故里。遂附舶遄歸。嗣聞其並未反國。至埃及。登陸有麻遂利之行。予度此二人者。本赴加耳格答者。忽改而返國。旋又不返國。而忽至埃及。典既至埃及。典忽有麻遂利之行。蹤跡飄忽。必非無故而然。其詭秘可疑。或往售贗物。爲此案之要犯。耶果爾。則此石必屬諸猶太人摩西矣。

摩西。大寶石公司主者也。其收羅最廣。有佳石。不問來歷。概購之。凡欲售石者。多詣摩西。固盡人知之者。

予遂造麻遂利。晨至其公司。珠珍瓊寶。雲羅櫛比。千名百種。罔美不臻。時予衣法國職工之衣。韉亦法製。斷鬚髻。以肖法俗。旣入。則承接者爲一少年。目睽睽若鷹之厲。作淡黑色。鼻下屈如食肉鳥之喙。然不問而知爲猶太種。首波斯帽。足土耳其靴。袍至修。爲東方式。腰金線帶。垂然而弛。年三十許。頗露狡獪態。見予入。卽置手所執緞帶。操法語曰。汝欲購何物。予亦作法語曰。予欲見主人耳。其人曰。今日余卽此肆主者。汝何事欲見。予曰。無他。交易事耳。曰。汝有何物而云交易。聲粗惡。若狗嗥。殆不可

堪。予亦厲聲曰。胡不通交際。儉鄙若是。請不復言交易。

其人氣爲之折。乃怡聲曰。自何所至。予曰。自巴黎。曰。若云交易者何物。予曰。亦珍寶類耳。曰。此類物得自何所。予曰。我夙業此耳。是肆盛名。故跋涉來此。主人在何所。予欲一覲之。曰。若不得見家君。曰。何故。曰。已他出矣。予已告若。此時余實爲是肆主人翁。事由余主持。與家君無異。

予故若不聞者。復詰之曰。尊甫以何時返。曰。不知。曰。即不知。顧不能懸度時日乎。曰。不能。予曰。然則予姑往。容再詣。言次。僞爲行狀。其人亟曰。願少安。苟若欲得善價之交易。余固將與君商榷爲之。或且愈於家君之在此也。予曰。然予固知之。然予必欲俟尊甫回也。曰。若何固執。乃爾亦知不與吾交易者。又烏能與吾父交易耶。予曰。予必俟其返。曰。然則若不知以何時可離此矣。予曰。又何也。曰。家君行已越境。不在此國。予亟曰。究適何所。曰。在摩洛哥。蓋其人不知余之鈎距。猝不及檢脫口而出而已。轟然入予耳。牢不可拔矣。

予遂曰。在摩洛哥乎。予抑何不偶。適未能相值。若果能任重託否。曰。何也。予曰。若不云。愈於尊甫在茲乎。曰。隱祕迅速。實此間格言。請勿過慮。予曰。容再籌度。行且復來。遂不待其答言而出。蓋予已知摩西必與捉不遜同往摩洛哥。以售其盜賊也。

予用是備設策略。以密爲訶探。旋知捉不遜已易名老倫。卽往迹老倫。知其夫若婦先往陽士。復返麻遂利。與摩西同附法國輪船。名來盼龍思者。往阿遮斯。當予至陽士時。老倫已返麻遂利。又易名曰約翰克雷。其在來盼龍思舟中所用者。卽此名也。比予達阿遮斯。而若輩已至茫加答矣。其詭祕儻忽。亦懼售石時爲人覺察耳。

予不得已。亦逐跡而往。思此去必得數人爲臂助。始可卽往謁駐此之法蘭西陸軍分將朱樂士馬遂。具道端末。朱樂氏慨然諾。謂必有以襄理此事。遂假予阿拉伯兵士十人。以二筦領率之。並譯員一。以左右予。

予卽日首途。不少稽滯。旣抵茫加答。密叩同業。咸謂有猶太老賈人。與白人夫婦甫來此。老賈能操阿拉伯語。攜寶石一事。擬沽與蘇丹者。因蘇丹駐蹕於六十里島之

避暑宮。故若曹已偕往。予亟循途至島。特茲事頗多槃錯。聞蘇丹之爲人。素稱詭譎。脫知予來。詞此石必深固。祕藏使無從得以措手。則此石將終不可得矣。

予先使一善詞令者往白蘇丹。謂予有重要事。來自英國。亟欲謁王。相與籌議。此事與王所係至大。脫不賜一見。恐有不利於王。云云。凡待命者數日。始得蘇丹允許。翌日。朝曦晃朗。蘇丹發騎卒五十來迓。並飭一馬以備予乘。予知此役非倉猝可畢事。遂由范加答啟行。

是時予易服。一如其俗。荷土槍一。繫刀三。欲有以自衛。密藏六響手槍二。皆置衣底。比抵宮門。有土兵列隊逆於道左。見予至。皆鳴槍爲禮。魏闕崇嚴。不亞上國。旣入。則廣途繚互。叢樹森陰。棗纍纍結實。醴泉盛沸。聲泠然若琴筑之鳴。洵消暑勝地焉。林陰之下。多徙倚往來者。稍遠有少女數人。藉茵敷坐。面皆羃以輕綃。雙波僅露。導者引予曲折行達一宮。金碧炫爛。地以雲石密綴成文。華鐙高揭。朗若白日。一南面坐者。蘇丹也。

蘇丹左右衛士駢肩而立。二黠面壯士執寶扇翼之。予近座。瞥覩蘇丹胸佩金絲囊一。燦然一巨寶石置其中。予心滄躍。卽拜手言曰。陛下有此大地。王此強國。權力爲世界百王所公許者。下臣敢有所陳。惟陛下恕其冒昧。幸垂鑒聽。蘇丹曰。先生盡言。願承選教。予曰。下臣間關至此。不敢以他事瀆王。特欲一探所佩之貓睛寶石耳。蘇丹聞而作色曰。前貴國人與其婦偕一猶太賈人來求售此石。朕購得之。胡事見詰。予曰。臣知之久。惜陛下受若輩欺矣。其甘蹈不法。盜諸敵國米得維伯爵家。而以贓物售於陛下。欺罔孰甚。陛下其亟逮此猶太賈人。與彼同謀之夫婦嚴追所得之款。然後以此石授臣。俾齎歸返諸伯爵。幸莫大焉。

蘇丹愕然良久。卽詰其事本末。予爲具言。蘇丹以予言爲信。而猶賈及英人敢以盜贓張膽出售。罪烏可逭。乃大震怒。亟發數騎走阿倫捕之。予八日留宮中。與囚繫者無異。九日晨起。聞鼓聲闐然。人語嘈雜。則捕兵逮猶太人及捉不遜至矣。

俄而蘇丹召予往。得見摩西諸人。捉不遜體頗修偉。而其妻則美媚無儔。金髮覆額。

態度莊嚴。有矯然不羣之致。知捉不遜之對於此婦。不啻土入陶者。手任作方圓者。摩西則謂盜石事。皆捉夫婦所爲。彼實未知其詭。而捉狡辭不承。力詆予爲妄陷。蘇丹不信。欲刑之。捉懼。始承盜石事。謂非出本意。隱指其婦。而婦堅稱捉畏刑。誣服。極口呼冤。予乃知此事。皆婦貪心所致。捉特爲傀儡而已。

蘇丹雖收回原值。而戀戀於此石。未忍遽割。俛予少留。俟當籌決之。予知其有欲得意。乃要之曰。脫不以此石歸主。不僅累一己。必傷英法二國之感情云云。予雖力請。心頗忐忑。恐事或有阻。越日蘇丹降諭。令予詣所司領此石。並許予以捉不遜歸英。其妻從否。聽其自願。予旣得寶石。又乞蘇丹借兵爲衛。蘇丹允以兵十二。護予出境。予遂挾捉登程。其妻懟捉甚。不願同返。時日已銜山。予策騎就道。不欲稍淹。留慮有他變。疾驅終夕。無敢少休。俄已至茫加答。至是衛兵不得再前。遣之去。

予少憩。卽偕同至之阿拉伯兵進發。途無險阻。至阿遮。以捉付有司拘筦之。適一輪船將起碇。予亟附以行。於寶石倍益經意。慮少疏虞。或蹈覆轍也。至倫敦。卽電施布

頓具言得石事。逕乘車往謁伯爵。

伯爵見予。起相逆。握予手。勞苦曰。多那文先生無恙。此石或得朕兆否。曰。幸不辱命。已蹤跡得之。伯爵曰。信然耶。得勿以予翹望久。故陽作慰藉詞乎。予卽出一紙匣衣囊中。啟之。石見。手奉伯爵笑曰。請一矚目。所謂貓睛寶石者非耶。初疑羽化終得珠。還可知僕之跋涉探求非盡迂闊矣。

伯爵驚喜交集。瞠目結舌。雖感極無從置詞。久之執予手呼曰。神智哉。吾多那文先生。吾固知君爲非常人。其真有不可思議之奇術哉。予曰。此無足奇。予不過善用所推出之起處耳。伯爵知寶此石。則仍爲君家物。實此石之幸也。而布施頓之爲人益可信重矣。伯爵曰。予誠不應疑及布施頓。幾蒙不白。予當有以報慰之。

居無何。捉不遜解至。讞定。科以盜罪。始知其本名威廉。幸頓蓋著名牧師之子。而陵夷者也。捉旣放縱不羈。其婦又詭黠貪詐。常慫捉爲非義之行。竟因此陷於囚繫。惜哉。共謀盜石。尙有二人。聞捉就拘。潛濟其獄費。然後亡遁他國。捉則幽囚者凡七稔。

其婦留摩洛哥。後不知所終。

鬻饌飲器

余晨起。方屏息坐。默計平日偵事之繁錯者。以求端緒。方凝思間。聞戶外剝啄。旋聞啟關聲。則門者入曰。有客求見。乞恕鹵莽。已允其請。予作色曰。曩曾語汝。無論何事。不得以此時來擾。何漫許之。門者曰。其人言有要事。乞一晉謁。以其語之誠。請之固。實未敢以瑣務擾也。予曰。人爲誰氏。曰。有刺。卽授予閱。上署分隊將莫力阿奪。下綴字一行曰。斯達加特會員。

予從未耳此人名。莫知其底蘊。惟斯達加特會。爲俱樂部之巨擘。其員皆食糈於國。非尋常比。予思莫或非碌碌者。命肅之入。

須臾。一身若植。修且瘦。而軍人服者。至察其貌。疑然而肅。稜然若不居人後。知其於軍。必能嚴紀律。厲而溫。充而揮。綽知其燕居。必蘊藉爾雅。行事必具有特識。自冠至履。皆嶄然入時。又似徒好修飾。邊幅而灰色之目。銳若利劍之銑。則又必有過人。